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0年第4期合刊·总第748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格林童话故乡的枪声：“种族主义毒药”再响警钟

谁造成了“西方的缺失”？是“伪西方”的拥趸们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年2月11日~2月25日）

格林童话故乡的枪声：“种族主义毒药”再响警钟

“种族主义是毒药”，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2月19日晚，在格林童话的故乡——德国西南部的哈瑙市，发生了“两德统一以来最为严重的右翼恐怖主义惨案”：43岁的托比亚斯·拉特詹（Tobias Rathjen）在市中心的两家水烟吧开枪射杀9人，之后回到公寓射杀了自己的母亲并饮弹身亡。在水烟吧遇害的9人都有移民背景。

自主激进且隐蔽的凶手

德国安全专家称，可以认定拉特詹的行为是出于右翼极端主义动机，因为他在此之前有明确的极端言论。拉特詹在网上发表过一份长达数十页的冗长宣言，他认为大多数“种族和文化”都是“破坏性的——尤其是伊斯兰教”，宣称某些民族必须“被彻底消灭”，并列出了二十多个国家，从摩洛哥、以色列到菲律宾。他认为德国可以将“人口减半”，指责那些没有把所有有罪的外国人“驱逐出德国”的德国人是愚昧的叛国者，而世界上一切“最好和最美的”都是由德国人创造的。

他在这份宣言中也回忆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包括自己“从未找到真爱”以及因父亲失业而遭遇的财务困境，但只字未提这次被他杀死的母亲。据专家分析，这份宣言显示了一种在右翼极端分子和纳粹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心态——被害妄想和夸大妄想并存，再加上过度的自恋。在他的言论中能看到典型的右翼极端主义思维方式：种族主义、对以色列的仇恨、对伊斯兰教的蔑视、对支持移民的本地人的愤怒，而这一切最终导致了致命后果。

去年6月，新纳粹分子施特凡·厄恩斯特（Stephan Ernst）刺杀卡塞尔行政区主席瓦尔特·吕普克（Walter Lübcke），原因是他痛恨后者为接纳难民所作的努力。去年10月，新纳粹分子施特凡·巴列特（Stephan Balliet）在哈勒试图冲击犹太教堂，未遂后为泄愤枪杀两名路人。他也留下一份充满种族灭绝仇恨的宣言，其标题就是“杀死所有犹太人”。

拉詹特上传到网上的视频中还充斥着反穆斯林、反黑人和反共的言论。安全专家认为，拉特詹与巴列特“基本相似”。他们都是自主地变得激进，因而较为隐蔽。

惨案背后令人不安的事实

哈瑙袭击事件说明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事实：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德国政治右翼及部分民众中的激进倾向正在日益加剧。如绿党政治家康斯坦丁·冯·诺茨（Konstantin von Notz）所言：“被荼毒的社会气氛是右翼恐怖组织、杀气腾腾的独狼

和恐怖袭击的温床，之前有哈勒、卡塞尔，现在是哈瑙。”德国在九个月中就发生三起杀戮事件，无法再说这是个案，这不是一两个疯子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深入思考已刻不容缓。

袭击事件之后，处于德国政治光谱最右端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AfD）自然成为批评的焦点。社民党主席、联邦劳动部长胡贝图斯·海勒（Hubertus Heil）直指德国选择党是“思想纵火犯”。

最近几年，虽然饱受批评，但德国选择党可谓势如破竹、风头无两。在 2017 年的联邦议会大选中，这个成立仅 4 年的极右翼政党就以 12.6% 的得票率进入联邦议会，并成为大联盟政府之外最大的在野党。到 2018 年 9 月，其民调支持率已经超过执政的社民党。在本月的图林根州州长选举中，作为州议会第二大党的德国选择党“有意无意”地引发了一场众所周知的政治混乱，直接撼动了联邦政坛的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图林根州德国选择党的核心人物是臭名昭著比昂·霍克（Björn Höcke）。他因种种质疑德国战后反思和记忆政策的出格言论而成为公认的新纳粹分子，以至于德国选择党高层一度也想与他划清界限，两次启动调查程序，对他的言论进行法律和政治评估，以决定是否要将他清除出党。但至少迄今，霍克不仅尚未退党，而且作为党派首席候选人带领德国选择党在 2019 年 10 月举行的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并顺理成章地当选州议会党团主席。

可以看出，虽然德国的主流舆论仍然未曾动摇，但民间的某些不满情绪正在不断寻找出口，并悄然侵蚀传统政党政治格局。如果直接用“政治不正确”居高临下地全盘否定这些不满和反抗，不仅轻率，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于那些全球化、数字化宏大进程中的失败者和失意者来说，如果传统的建制性政党和民主制度无法回应他们的诉求，他们将不得不寻求“其他选择”（德国选择党 AfD 中的“A”就是 *Alternative*，即“其他选择”），甚至通过更为极端恐怖主义行为进行发泄。

而且，乘着民粹主义之风，右翼恐怖主义正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全球蔓延。例如去年 10 月哈勒的冲击犹太教堂事件明显有模仿去年 3 月新西兰基督城袭击（当时一名右翼极端分子冲入两所清真寺，射杀了 51 人）的痕迹。德国媒体称：这些右翼极端分子跨越国界，在互联网的黑暗角落找到共识。

解决之道究竟在哪里？

袭击发生之后，为逝者点燃蜡烛，谴责和惩罚凶手，提高安防等级，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防范未来的风险。

或许，应当回归民主的本质。所谓民主，理应是包容性的。放下“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的僵硬和傲慢，在制度框架内更好地倾听、理解和回应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

民生和政治诉求，用正面的价值体系包容和疏解新生的疑惑和困扰，这样才能避免“有毒”的思想乘虚而入蛊惑人心，避免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撕裂。

谁造成了“西方的缺失”？是“伪西方”的拥趸们

近年来，在西方外交政策领域，“西方”与“西方危机”正重新成为讨论与争议的焦点。日前落幕的 2020 年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正是以此为主题。官方手册《2020 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在开篇第一段就提到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第二段中又引用了《纽约时报》2019 年的报道，直指“西方的安魂曲”，甚至还制造了一个新词“西方缺失”（westlessness）来描述当前的多重危机：对外，西方世界在全球影的影响力日渐流失；而在内部，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民众正在丧失对民主机制的信任。

如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所言：所谓西方危机，不仅指西方特质在全球日渐式微，它还指传统西方世界本身正变得越来越不“西方”。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西方”？

“伪西方”才是“西方”的真正威胁

“西方”这个概念从来就未曾有明确的定义，它结合了多种思想与文化传统，只具有随时代不断变化的相对含义。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人们基本认同，“西方”是所谓以倡导人权、法治、市场经济和国际合作为己任的自由民主政体的集合。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集合，是一个抽象、开放的广义概念，没有强硬的地域及文化限定。而近年来，这种定义正在受到侵蚀，甚至被滥用。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 2017 年访问波兰时针对俄罗斯高喊：“我要在这里说：西方永远不会被摧毁！”他说，西方必须武装起来打击敌对势力，因为后者想要消灭“那些使我们得以成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和传统纽带”。显然，特朗普对“西方”的定义更为狭义。

由此看来，将移民、外来文化，乃至新的性别观念都视为“西方”之威胁的政治家和诸如反伊斯兰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等社会运动的拥护者都是特朗普式狭义“西方”定义的拥趸。他们把“西方”概念中的“民主”肆意偷换成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言：大众的意志被唯技术论者和“政治正确”所取代，现在西方虽然有自由主义，却已经不再有民主，而须对此负责的正是“自由主义精英们”。

与清醒地呼吁捍卫传统世界秩序或多边主义的倡议相反，诸如“让美国再次强大”以及“夺回控制权”这样的口号通过迎合民众的某些底层情绪而收获巨大共鸣。狭义“西方”定义的拥趸认定许多西方国家的传统原则和法治都已经腐坏，但至少迄今为止，他们的观点和言论恰恰都不具有任何建设性和建构性的意义。

德国《时代》周刊的评论文章指出：这种被狭隘化的、偷换了概念的“伪西方”才是“西方”的真正威胁。“伪西方”的崛起已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随着西方社会的分化与撕裂，政治与政策越来越流于权宜，作为传统秩序重要支柱的制度与国家机构很难再奉行延续多个任期的长期战略。美国当前的政治实践及其造成的影响就是明证。

第二，国际层面的分歧日益加剧，“伪西方”的代表们开始质疑乃至抛弃西方国家间合作的基础性要素。比如对于欧盟这个法治共同体而言，法治的破坏和某些成员国自行其是构成了关乎存亡的威胁。

第三，西方国家似乎正在失去塑造全球政治的意愿。因为一旦失去了共同的价值认同，就不可能就全球政治议程达成共识，甚至失去对达成全球政治议程必要性的认同。西方国家正在逐步失去对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热情，并重回大国竞争的零和时代。

对于西方的复兴，中国外长王毅在慕安会的讲话可谓切中要害：应当坚持多边主义。“中方尊重西方国家的选择，愿意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与各国实现共同繁荣。西方也应摒弃笃信自身文明优越的潜意识，放弃对中国的偏见和焦虑，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接受和欢迎一个与西方制度不同的东方大国的发展振兴。”

因此，西方的复兴绝不意味着集结起来掀起一场针对“东方”的新冷战，否则便又堕入了“伪西方”的泥淖。西方的复兴不仅意味着重振跨大西洋合作，意味着加强欧洲联盟，更意味着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意味着以平等开放的姿态推动全球合作。

谁能引领西方复兴？

面对本届慕安会“西方缺失”这个具有诘问色彩的主题，与会者可能都禁不住会想：退出《中导条约》、退出气候协定、更改地雷禁令、退出伊朗核协议、接二连三为自由贸易设障的特朗普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能连任吗，明年来参会的有没有可能是另一张面孔？

在国际合作中不停搅局、大开全球化倒车的特朗普似乎不言自明地成为众人心目中“伪西方”的代表人物。但无疑，绝不可能将解决西方危机的出路寄托于某个人的成败或者某个国家的政治选择。那么，大西洋此岸的欧洲又能否挑起重担？

法国总统马克龙从来都是个充满热情的倡议者。他指责美国破坏了北约内部协调，从而使北约陷入“脑死亡”，呼吁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的关系，阻止欧盟与北马其顿和阿

尔巴尼亚开展入盟谈判。在本届慕安会上，他又主张欧洲在防务领域有更大的自主权，形成共同的战略文化，甚至想要重新讨论核威慑问题。

马克龙一次又一次把激烈的倡议加于欧盟，一些人视他为麻烦，另一些人则视他为希望。但迄今，马克龙的这些倡议始终只能得到极为谨慎的礼貌回应，尤其是德国方面。对此，马克龙说：“我并没感到挫败，我只是不耐烦。”

对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慕安会的讲话中说：“在欧洲的中心，不应跳动着一颗充满畏惧的心。”德国应承担更多责任，国际社会对此期待已久。在国际层面，德国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道德上总是采取安全、正确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总能侃侃而谈。但正因如此，施泰因迈尔警告说：德国总是心存幻想，希望所有人都像德国一样讲道理，或者希望“别人能替我们解决问题”。但其实德国必须主动采取行动，在当今的西方危机中尤其是如此。

2019年4月，德法两国外长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共同提议建立“多边主义联盟”。今年下半年，德国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众人又一次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德法两国。

诚然，“西方缺失”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传统政党政治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新挑战，绝非几项政治倡议就能解决问题、扭转局面，因此不应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无论如何，在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包括35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100多名外长和防长在内的，来自东西方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500名“高级国际决策者”齐聚一堂，共商“西方”和世界的未来，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汉堡议会选举：社民党大胜，基民盟得票率创新低

德国汉堡于2月23日举行议会选举，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社民党与绿党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德国选择党和自民党勉强越过“5%门槛”进入议会。

经初步计算，社民党一马当先，得票率高达39%，居第二位的绿党得票率为24.2%，居第三位的基民盟得票率仅11.2%，左翼党9.1%，德国选择党和自民党分别为5.3%和5%。

社民党首席候选人彼得·辰切尔（Peter Tschentscher，现任汉堡市长）说：“当我们两年重新定位自己时，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忍辱负重。”他指的是社民党在联邦层面的政治动荡，党主席安德烈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最终辞职。而社民党成功的秘诀在于“专注于已经在汉堡成功开展的工作”，这使汉堡社民党得以“一如既往地在这座城市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8年，辰切尔从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手中接过汉堡市长的职位，后者

赴任联邦财政部长。在本次选举中，汉堡社民党尽力使自己避免受到社民党在联邦层面颓势的牵连。事实证明他们取得了成功。

在本次选举中，汉堡绿党的得票率虽然几乎较上次翻番（从 12.3% 增长至 24.2%），但与社民党的差距大于之前的预测。绿党首席候选人菲格班克（Katharina Fegebank，现任汉堡副市长）表达了与社民党再续红绿执政联盟的意愿。她说，绿党将充满自信地与社民党进行组阁谈判，并进一步推动气候保护和开放社会等议题。

德国选择党首席候选人诺克曼（Dirk Nockemann）认为图林根州长选举事件影响了德国选择党的选举成绩。因为在之前的民调中，汉堡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始终稳定在 7% 上下，图林根事件之后支持率明显下滑。最终德国选择党得以勉强挤进汉堡议会已属万幸。

基民盟和自民党也因图林根事件而受到巨大影响。自民党在本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不尽如人意，而基民盟的得票率则创下历史新低。汉堡基民盟首席候选人马库斯·温伯格（Marcus Weinberg）称，图林根事件不仅影响了基民盟的声誉，也使基民盟损失了许多选票。

关于接下来的政府组建，最有可能的仍是延续目前的红绿联盟。如果单从得票率来看，社民党也能与基民盟在汉堡组建大联盟政府，但从政治角度看，可能性不大。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 年 2 月 11 日~2 月 25 日）

2 月 14 日 美国政府宣布，将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起，将欧盟进口飞机的关税从 10% 上调至 15%。美国仍然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持开放态度。对此，欧洲空客公司表示，这一决定将打击已面临飞机短缺危机的美国航空公司，并使得与欧盟达成和解协议的努力复杂化。

2 月 14 日-16 日 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就当前的危机和未来的安全政策挑战展开了讨论。在开幕演讲中，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德国的外交政策义务首先在于“将欧洲团结在一起”。如果欧洲走向分裂，这将对德国未来的最大威胁。他提倡将现实主义、开放性以及好奇心作为外交政策准则，同时也要求德国加强安全和防务投入。

2 月 16 日 作为所有大型汽车生产商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中国对抗冠状病毒的艰巨措施使汽车销售市场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汽车制造商联合会 CPCA 表示，在 2 月的前两周，销售数字与去年相比猛跌了 92%：从 2 月 1 日到 16 日，中国市场只出售了 4900

辆新车。去年同期售出了近 60,000 辆汽车。

2 月 19 日 在德国西南部的哈瑙市，发生了“两德统一以来最为严重的右翼恐怖主义惨案”：43 岁的托比亚斯·拉特詹（Tobias Rathjen）在市中心的两家水烟吧开枪射杀 9 人，之后回到公寓射杀了自己的母亲并饮弹身亡。在水烟吧遇害的 9 人都有移民背景。

2 月 21 日 柏林-勃兰登堡最高行政法院在二审判决中，驳回勃兰登堡绿色联盟环保协会和巴伐利亚州自然景观保护和物种保护协会反对特斯拉砍林建厂的申诉。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被允许继续在柏林附近的格林海德砍伐森林，继续砍伐多达 90 公顷的林地，建造特斯拉超级工厂。

2 月 24 日 欧盟委员会准备划拨 2.32 亿欧元资金，用于全球对抗新冠疫情的工作。这笔钱将为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那些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国家提供支持。其中，1 亿欧元将用于研发病毒疫苗。在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猛然增多之后，欧盟采取了上述举动。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国际组织必须共同合作对抗病毒，而“欧洲要发挥领导性作用”。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20 年 2 月 25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宇方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